



“长城天路”之旅

●北方

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破云而出时，朔州四季风商务国旅自驾游团已整装待发。

夏日的晋北大地，绿野平畴，生机盎然。车辆驶入山西长城一号旅游公路，在山和云海间穿行，如履仙境。

这是一次“长城天路”自驾穿越之旅。目的地在山西右玉与内蒙古和林格尔交界处。沿右玉境内行进，一条跨越晋蒙两省的路段可使游客近距离行驶在长城两侧，充分体验速度与激情，欣赏辽阔与壮美的自然景观。

山西境内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全长1884公里，主线全长1201公里。朔州段拥有327公里的内外长城。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的开通，使“长城天路”的行程畅通无阻。

朔州“长城天路”旅游商标于2021年注册成功，这条线路曾获得“第六届

中国最受欢迎十大自驾路线第三名”。“长城天路”分为和平之旅、自驾穿越之旅和握手之旅三部分。

作为朔州文化和旅游业协会暨自驾游协会秘书长，“长城天路”品牌持有人和传播者的张清军，几年来，他无数次地穿越“天路”，无数次地体悟长城文化的深刻内涵。边墙内外，从鼓角相闻到化干戈为玉帛，由此而衍生出的边塞文化、商旅文化、农耕文化、游牧文化和民族文化大融合，使这片土地成为了一座大写意的长城历史博物馆。

右玉有“古堡之乡”之称，缘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既是古战场的前沿，又是联结晋蒙的纽带。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，演绎了一段段扣人心弦的人间情态。这其中的种种情结，只有亲临现场，与历史连接，才会有感而发，有所触动。

近些年，在朔州市政府及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长城遗迹得以保护并适度开发，朔州旅游业逐渐升温。随着游客的增多，景区周边商铺生意渐好。山阴广武古城下的油坊、酒坊、豆腐坊等商铺因游客的到来而生意兴隆。十三边城脚下的牧羊人赵恒，与老伴留守多年。由于张清军旅游团队的频繁往来以及全国各地散客的增多，促使老两口开启了团队餐饮业务。一方灶台，几笼蒸馍，半盆油炸糕，一锅炖羊肉，塞外人家接地气的特色美食迎接了四方游客。赵恒的土台子小院也成了游客歇脚露营的首选。但仅凭赵恒一家，远远满足不了越来越多游客的餐饮住宿问题。

“长城天路”沿途经过九个边塞村庄、五座山脉、两座古堡遗址和两块明代长城界碑真迹。起点三十二边，这段长城保存较为完整，呈“之”字形走势，

似龙脊，绵亘逶迤。再向前移，便是处于长城深处的十三边城。在它的一侧，是神秘而倔强的“圣山”，十三道边墙都未能留住它，最终还是以它海拔1788米的身躯伫立在内蒙地界。继续行走，在坡下的荒草中找到两块界碑，大同中路分属西界碑、大同威远路分属东界碑。每块碑均刻有“万历三十七年 吉秋立”。过了十三边城，就是云石新堡，站在云石新堡上，可与云石旧堡遥遥相望。这里是蒙古草原通向山西的重要通道，也是明蒙互市的场所，马市遗迹轮廓清晰。长期的互利往来，淡化了蒙汉民族界限，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。

凭高远眺，塞上特有的苍凉宏大气象尽收眼底，昔日的胡风浩荡、铁马冰河已荡然无存，留给后人的是四季更迭里的岁月安稳。

长城天路沿途可见三十八边城、四十二边城、前、后爱好村等村落遗址。这些附着在长城周边的古村、抑或星罗棋布的古堡，犹如散落在黄土高原之上的遗珠。

铁山堡在云石堡的东北方向，是右玉现存古堡中保存得较为完整的一座城堡。它南有云石堡，北有右卫城，距离各二十里，形成了堡堡相望的格局。铁山堡呈“日”字形，分城堡和关厢，城堡为驻军所在，关厢是存储草料和城堡外百姓避难之地。如今，墙砖已全部剥离，堡身嶙峋，但骨性还在。无论出片还是写生，画面感极强，是摄影人和画家常常光顾的堡城之一。

城市带给人们的是便捷便利的生活环境，而户外游是身体和心灵的短暂休憩。

朔州市是全国唯一一座处在内外长城之间的“长城之城”。2023年以来，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踏上“长城天路”。“长城天路”之旅，既是一场历史文化遗存的回溯，也是旅者与自然风光的全情共融。

难忘我家小门楼

●李成斌

我家的小门楼是1973年请东神头村的泥匠杜四师傅给盖的，圆门洞，从门槛至拱型门洞顶一人伸手高还猛些，宽窄能容一辆小平车进出。

原先这是一座大门，我父亲与兄弟分家后，拆了大的改成了如今这个小门。那时杜四师傅已经六十大几，瘦瘦的，吃不多，牙口也不硬了，于是我母亲用攒下的卖鸡蛋钱专门买了几斤挂面，午饭用推下的头栏白面蒸的花卷，豆腐烩山药粉片子，早晚饭下挂面跌鸡蛋。那个时候，生活质量还远不及现在，师傅吃的是待客饭，我们兄妹吃的是玉菱面或高粱面。动工三四天，门楼就盖好了，青砖青瓦，白灰勾缝，门楼盖得很俊秀，不大不

小，父亲和母亲出来进来，里外照了又照，分外满意。

每到白天，两扇大门从来不开，天热的时候，母亲就盘腿坐在大门门洞的阴凉里。于是，那些前后院的婶子大妈、妯娌媳妇们就三三两两过来串门子，拉家常。母亲心肠热，嘴也直，爱给婆婆媳妇们评个理，说个公道话。当院子里的蔬菜长起来的时候，她总要给来串门的友邻们拿些园子里的新鲜蔬菜，因此，众人就爱和她呱拉消遣，春夏秋冬，聊起来没个完，笑起来笑不够。

母亲去世后，父亲仍然把这个老院子收拾得干净整洁。每天早上仍旧

把大门早早打开，我们院里的自来水管水特别旺，早上来挑水的人很多。到院子里的蔬菜瓜果起来的时候，过来过往的村人都愿进院子里来观赏一下父亲辛勤耕耘的成果。老字辈夸他说，李世芳真勤谨，你看把个院子，弄成个聚宝盆了，有啥有啥。小字辈赞扬说，五叔真有本事，把个院子打扮成大花园了，桃花杏花金钟花，茼蒿韭菜脆黄瓜……父亲和母亲一样，手头松散，每每不是给来者拿一盆西红柿，就是给摘几个大辣椒，反正不让你空手回去。每次接到我们兄妹回家的信息，父亲和母亲一样，总会早早准备好吃的，早早站在大门门楼下，望眼欲

朔州方言乡音汇释

●陈永胜

A
Ai

【艾】(nai,音耐,去声。)多年生草本植物,叶子有香气,可入药。端午节时,朔州人有家门挂艾蒿、用艾叶洗浴的习俗。

【艾蒿】意同艾。

【艾药子】用艾蒿拧成的草绳,阴干用来熏蚊子。

【爱】(nai,耐,去声。)①喜欢:他~书法。②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:~祖国~人民。③爱护;爱惜:~公物。④经常容易发生的一种行为或变化:~笑;这种筷子就~坩料。

【爱见】喜爱,喜欢:我可~你哩,你莫非不知道?

【爱…不…】表示随便选择,含有不满情绪:爱吃不吃、爱要不要、爱给不给、爱见不见、爱耍不要等。

【爱理不答】像是理睬又不理睬,形容对人冷淡、怠慢:我好心好意和他说,他却~的。

【哀告】苦苦央告:小王,这事你~我也不顶事。

【挨】(nai,奶,阴平。)①被人打了:四个人打一个,娃娃夜来可~痛啦。②顺着次序:给我~正一个地搜。③挨打:你是不是又想~啦?④靠近:你~住我。

【挨菜】本意是吃饱了还在吃。引申为说不该说的话:你~啥哩?不怕人笑话。

【挨到】轮到:你不能插队,~我了。

【挨拐】吃亏:你小心点,不要叫~。

【挨肩肩】(肩肩,jie jie音 姐姐)年龄相差很小的同胞兄弟姐妹:卅是~的四个姊妹。

【挨味昧心】吃亏、上当、受骗后不伸张。也写作挨味心:唉!~算啦,谁叫你粘傍上人家哩?

【挨闷棍】背后遭人棍棒袭击,比喻受人算计而吃了亏:活该~,谁叫你不当回事哩。

【挨排】按着顺序:赶紧~做哇,后天人家就要货哩。

【挨遇】交往:那两人~得可不懒哩。

【挨正】靠近、挨住:你~印哇,印还能吃了你?

【挨兹古板】比喻做事情有依据、有次序:人儿娃做事情,从来喜欢~地干。

【碍】(nai,奶,上声)妨碍、阻碍:我~你啥事了?管得宽哩!

An

【安】(n à n,上声,下同)①安装:哥哥,妈叫你回来给~个灯哩。②加上、强加上:想拾掇你还不容易,随便~个罪名就顶事啦。③安定:坐立不安。

【安插】(插,入声)安排:班里已经有80人了,实在是给你~不下了。

【安顿】①安排、关照:你明儿就去哇,我给你~好了;他的生活得人给~哩。②嘱咐:我~了你三遍,结果还是给忘啦。③整理、收拾:梅梅的家~得水喷喷的。④准备:开学的东西都~好啦?⑤说:你~妈妈,我后儿就回去了。

【安咐】①嘱咐:我妈~啦,你明儿得来哩。②安排:老师早就~好了,还不动手?

【安饭】举办红白事临时,开始准备饭菜上桌,请来宾客:赶紧入座哇,~呀。

【安鼓】白事筵中,门鼓班子头一天活动时得序曲:~那天,孝子们跪了一大片。

【安分】守本分:那娃娃可~哩。

【安家】①安置家庭:~落户。②结婚:都三十几的人了,还没~哩。③下葬的第二天,孝子们给亡人举办的焚烧纸货活动:明儿我顾不上去开会,还得给我爷爷~哩。

【安然】①平静、安逸:夜来黑夜我可睡了个~觉。②沉着:人家遇事真~哩。③平安:~脱险。

【安身】指在某地居住和生活(多用在困苦的环境下):他总算有个~之处了。

【安神】①使心神安定:赶紧把药吃了,安~。②除夕之夜为迎神而做的准备:吃~饭啦,响个~炮哇。

【安生】①平安、稳定:自从她嫁过来,家里就没~过一天。②听话、乖:好后进生,从小就可~哩。【安安生生】义同安生。

【安稳】①平静、安定:炕头就像火燎盘,我一黑夜都没睡~。②稳当、平稳:烂汽车,坐上去真不~哩。③(举止)稳重:小王是个~人,你就放心哇。

【安安稳稳】义同安稳。

【安闲】安静清闲:她忙里又忙外,没个~的时候。

【安歇】(歇,音瞎,入声)睡觉、休息:受了一天啦,赶紧洗洗~哇。

【庵】(nan,上声)①小草房:我瓜~里也照样睡。②佛寺(多指尼姑住的):尼姑~。也作庵。

【鞍鞍】本意是鞍子,比喻鼻梁不干净:哈哈,你这是从哪来的?鼻子上咋就备上~啦?

【鞍马】鞍子和马,借指骑马或战斗的生活:鞍子可真是~大半生。

【鞍前马后】比喻跟随在别人身后,小心侍候:你~跟了人家半辈子,也没见得了多少好处。

【俺】(nan,上声)人称代词,我。

【俺】(n à n,上声)①把粉末状或颗粒状的东西塞进嘴里:妞儿,白面可不能~哩哎。②被劝吃:没小心擦倒了,~了一嘴绵汤土。

【搽】(n à n,上声)把药粉涂抹在患处:啊呀,赶紧~上些白药粉粉哇,小心发痧哩哩。

【按】(n à n,去声)①用手或指头压(与扶相对):~铃铛。②压住,搁下:老李,这件事你先给咱~下,明儿我再和你细说。③抑制:~不住心头怒火。④按照、依照:~质论价~你就~前日的价钱算哇。

【按拍】(拍,音撇,入声)不使事情伸张出去:这事你可得给~牢靠哩,要是让人知道了,我就怨你嘞。

【按暗】(n à n,去声)①黑暗、光线不亮:这间南窗太~啦,白日也得开灯。②不公开的、隐蔽的:~号;~箭难躲。③色彩不鲜亮:你这褂子太~了点。

【暗地搽黑灰】背地里找钱。比喻花了冤枉钱:老李也不思谋思谋,这样儿~,多会儿是个够呀。

Ang

【肮脏】(n à ng z ā ng)①脏;不干

净:你别看小花嫂穿得时兴,家可邋遢~哩。②比喻卑鄙、丑恶:那人嘴上比抹了蜜还甜,心里可~哩。

【印】(n à ng,音撇)人称代词。最早出自《诗经·邶风·匏有苦叶》:“招招舟子,人涉卬否。”表示单数时,意义同“我”;你明儿去不去开会?~不用去了;表示复数时,意义同“我们”:你们三个人这是去哪呀?~瞎逆哩。

【昂】(n à ng,囊)①仰头:你要把头~起来。②高涨:~贵一激~。

【昂昂】(n à ng n ā ng,间撞撞)形容精神振奋,很有气魄:你看人家小张,走起路来,雄赳赳,气~的,还怕姑娘人不了眼?

【熬】(n áo,挠。)①煎干或煮烂:~稀粥,~咸盐。②忍受,勉力支持:~饥荒。

【熬熬】①本指加工动植物乳胶的过程。比喻做饭糊了或把皮质的东西使用、保管坏了:你只顾串门哩,稀粥也~啦;你把皮袄当雨衣穿了,小心~舍离。②又比喻蠢笨或不会来事:这么大的事,你敢靠他做?那可是个~货哩。

【熬熬】在艰难中等待机会:今儿把你二妹也聘了,妈总算算~出来啦。

【熬年】一种年俗。大年三十夜晚上的守岁活动,谓之~。

【熬牛打马】拼命使唤牛马,比喻艰辛劳作:你叔叔~半辈子,才盖起来三间房。

【熬眼巴火】熬眼而又上火:你为了那十块钱稿费,~的不值得。

【熬夜】夜晚不按时睡觉,甚至彻夜不眠,谓之~。也做熬眼。

【熬油点灯】在电灯没有问世前,晚上照明需点油灯。如果要加班,自然就会消耗点油。比喻工作或学习艰辛:你以为大学好上学吗?那可不得~哩!也作点灯熬油。

【袄】(n áo,音脑)有里子的上衣。朔州人的袄有夹袄、棉袄、皮袄之分。也作袄儿。

【拗】(n áo或n ào)①不顺;不顺从:拗口,违拗。②撬,撬开:钥匙也置没了,就剩下~锁子啦。

【拗起】形容说起来不顺口、别扭:谁给你拗的这名字,真~。

【熬】(n áo,音闹)用来烙饼的一种金属炊具,如黄儿~子。

(未完待续)

苦菜情

●赵振华

上次去一朋友家串门,聊起乡下生活时,说起了挖苦菜。未曾想过,今天早上,她却把苦菜给我送到了家里,说是到野地亲自挖的。一阵感动感谢之余,想起了儿时和苦菜相伴的岁月。

童年时,物资匮乏的年代,是没有闲钱用来买各种蔬菜的,吃的蔬菜,除了自家小院菜园子种的有限的菜外,就只有苦菜了。

苦菜,又称苦苣子、苦菜菜、千金菜,是一种独特而有益的蔬菜。它随遇而安,山坡上,野地里,荒草下随处可见它的身影。暮春时节,一簇簇一片片片的苦菜尽情绽放,似乎不经意间,这淡雅而朴素的小黄花开满满地都是,田间地头,沟沟岭岭,只要能盛开的地方,几乎一抬脚就会踩到它。常见的苦菜有大苦菜和小苦菜之分,大苦菜叶子肥硕,椭圆状,大家闺秀般雍容华贵;小苦菜叶子细长,羽毛状,小家碧玉般玲珑秀气。两种苦菜比较起来,大苦菜要好吃得多。

初夏的周末,大人们总会带着孩子到地里挖苦菜,但大人们心疼孩子,怕孩子们中暑,往往选阳光不太热的时候。大人们挖得快,孩子们尽管很用心,还是落在其后。那些苦菜的根或深深地扎进土壤里,需用小铲子才能挖起;或浅浅地和土壤仅是接触一下,简直不费吹灰之力,轻轻一拔就起了。时间久了,孩子们也能分辨出什么地方的苦菜容易挖起,什么地方苦菜不易挖起,自然为这一发现颇有成就感。但在挖苦菜时,我们经常会碰上叶子一扯断白白的汁液就流出来了的事,汁液粘到手上干了,黑乎乎的,还不好洗去。不小心弄到嘴里,保管你苦得直哆嗦,恨不得把舌头拎出来洗刷一下,这大概就是它名字的由来吧。大人们告诉我们,这种白色汁液是一种乳浆,主要成分是植物的自然分泌物。这种乳浆略带苦味,但在烹饪后食用时不会影响口感,甚至可以清热去火。此外,这种乳浆可能含有多种营养成分,如维生素和矿物质,对人体健康有益。这种乳浆甚至被形容为“植物的奶”,我们当地人也称“苦奶奶”。

有时,小伙伴们结伴而行,骑自行车,拿着蛇皮袋子浩浩荡荡向地里进军。因为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,不用刻意辨认苦菜是什么样子,一下地便一哄而散,各自寻找目标。个子高的,速度快,手脚麻利的,很快挖好一袋后,又去帮助同伴。待到夕阳西下,孩子们满载而归,银铃般的笑声与自行车

的铃铛声回荡在田间小路上。

回到家里,母亲把大门敞开着,把门口扫干净,把苦菜从袋子里倒出,那些苦菜就横七竖八地躺在门口的空地上。每逢此时,左邻右舍都会过来帮忙,她们一根一根把苦菜的老根枯叶杂草挑拣掉,边拣边聊家常,没用多长时间,一大袋苦菜就整整齐齐、顺顺溜溜的挑了。

挑拣后的苦菜得先用清水把带的泥土洗干净,用冷水浸泡一会儿,有了水的浸润,苦菜愈发娇嫩和青绿,接着下锅用开水焯。火候要恰到好处,过火了,会发黏;火候不够,会发硬。但这又无唯一标准,全凭煮的人自己定夺,或伸手掐掐,或捞几根喂嘴里尝尝。感觉不软不硬,便用笊篱捞到盛有凉水的大铝盆里。待晾凉后,用刀切碎,然后浸泡在清水里除去苦味。每逢此时,母亲总会用双手把苦菜攥成几个手掌大的圆形,送给左邻右舍。

如今,苦菜已不再是家乡父老用以填肚皮的“代食品”了,它的天然绿色已成为人们“回归自然”的热望。每当春风吹过,家乡的野地里又添新绿的时候,从家庭灶台到农家乐,以及城里大大小小的餐馆、酒店、乃至高档酒楼,都把苦菜当作一道别致的美味拿来招引顾客。前来“尝鲜”的八方来客拿起“菜谱”,一眼盯着的,就是这道靓丽的风味小吃。

到了秋季,天气渐凉时,便是腌苦菜的最佳时机了。最初,母亲把切碎的苦菜放进坛里,倒上米汤(不要米的稀饭),撒上适量盐。据母亲说,要是上火,喝上这样的苦菜水可以“药到病除”。我是喝过的,左邻右舍也喝过的,确实见效。后来,母亲又改为另一种腌法,切碎的苦菜和切碎的茴子白混合到一块,放到坛里,撒上盐,上边用石头压住。其实,这两种腌法都可以就水吃或拌山药蛋吃,但与拌山药蛋吃法,味道各有不同。

在娘家,这样的活儿总是母亲去做。后来我成家后,婆婆也一贯坚持这种做法。可多少年来,这样的活儿我从未干过。眼下正好有了朋友挖好的苦菜,我须亲自下手,更多想的是母亲在世时围在灶台旁忙碌的身影和娴熟的动作。

说干就干,我便按照母亲生前曾用过的工序:挑拣,清洗,热水焯,凉水浸泡,晾凉,切碎,凉水再次浸泡。一切妥当后,我又把攥好的几个圆团状的苦菜装进塑料袋里,迎着夏风,伴着夕阳向朋友家走去……

生活咏叹

●冯向东

之一

办公室的墙角养了两盆绿萝。绿萝没有眼睛,却爬得很高。从窗台到窗帘杆至屋顶,凡能爬上去的地方都能攀援。实在爬不过去,就掉头回来,重复着一片片叶子,形成一片绿茵茵的风景。它没有视觉,却有意志,坚定地选择生活。

之二

几十年岁月,沧海桑田。从小陪我成长的亲人,大多都走了。家族里说,就数大舅妈寿长,老人家活了94岁,前年也走了。甚至连我的许多同学,和儿时的玩伴儿,也阴阳隔世了。

现在回故乡,老的不多见了,新的不认识,细细去打听,访旧半为鬼。在凤凰大街上碰到位熟人,显得特别珍贵,有着说不完的话,拉着不舍离的手,交流的都是生活。

生活的最高境界是成熟。成熟了,也就如同秋天树上的黄叶。努力守住一份童心吧,把智慧的一部分拿出来,用在生活上吧。

之三

小时候我在村里上学,遇到的第一位先生是用毛笔写字的人。我上的



丁明作